

編後語

本刊宗旨之一，就是要促進不同學科、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區之間學者的對話和溝通。

本期「百年中國」兩篇文章，由曾在日本進修的大陸青年學者賀躍夫、王中江撰寫。他們分別從社會史和思想史角度，展開了有關中日傳統士階層在近代變遷的比較研究。而年輕時代曾在中國長期生活過、專門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伊藤虎丸教授，在本期的文章中雖然是討論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卻抓住如何書寫歷史的原則，比較了日本人和中國人對各自近代以來歷史的理解的不同：在日本，近代和現代從來不是對立的，而在中國，「近代」與自覺反帝反封建的「現代」之間卻有明確分界。日本學者的思考，給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新的比較角度。

法國的陳彥用艾利亞斯的文明理論提出研究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構想；英國的伍曉明則勾勒了以西方為參照系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自我意識和心理危機的演化過程，這兩篇文章同樣具有一種跨文化的宏觀視野。

事實上，有的學者本身就在完全不同的領域取得了同樣引人注目的成就。陳之藩是傑出的計算機科學家，又是名聞海外的散文家。我們在思考他提出黃金分割中體現的驚人美妙數學時，同時也可以欣賞到他的散文藝術。本期「景觀」司徒立介紹了當代最傑出的攝影大師布列松。用布列松的話來說，攝影藝術的本質就是用攝影機捕捉現實生活中「決定性瞬間」，使流動的真實凝固下來，成為時間的良知。

當然，不同學科和不同地區、文化之間的交流溝通是相當困難的。本期上海吳中杰教授回應新加坡王潤華教授（見本刊第12期），寫了〈隔膜〉一文。在同一研究領域——如王、吳涉及的魯迅研究——由於生存背景和地區的差異，尚且會產生「隔膜」，那麼，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隔膜」也許就更大了。物理學家楊綱凱對李慎之所談的中國哲學與科學的關係，從科學工作者的角度，提出相當尖銳的反駁。我們認為，這些對話都有積極意義，是起到溝通不同學科和地區之間學者的看法、減少「隔膜」的必經過程，也是一種新的中國文化長遠和全面發展之所必需。